

# 敦煌写本碑铭赞文用典考释(一)

任 伟

(河西学院文学院, 甘肃 张掖 734000)

**摘 要:**敦煌文献中有不少的碑铭赞文, 经过前辈学者的整理、编辑, 已然汇集成册, 成果斐然。但由于这些赞文多用骈文, 用典繁多, 且其中有大量的佛典, 故而十分难解, 为此本人不揣浅陋, 考诸佛学及文史典籍, 略作笺注, 以求教正于方家。

**关键词:**敦煌; 碑铭赞文; 典故; 笺注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20 (2011) 03-020-08

现存敦煌写卷中有大量的功德记、碑文、墓志铭、遯真赞文, 这些资料真实地反映出南北朝至唐末五代敦煌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但这些文章大多采用骈体, 典故繁多, 尤其其中包含大量的佛学用典, 无疑给解读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虽然已有学者对部分作解, 但待注的还有很多。本人不揣浅陋, 在向前辈学者学习的同时, 选取其中一些, 参照传世文献, 试作注释, 以补或有之不足, 并求正于方家。文中所引例句及原卷编号、页码, 均以郑炳林先生的《敦煌碑铭赞辑释》为据<sup>[1]</sup>。

卫侯分玉之地, 远系斯彰; 赵君藏宝之山, 华宗攸启 P.2640《常何墓碑》(1)

卫侯分玉: 典出《国语·鲁语上》。鲁成公三年, 楚攻宋, 宋求救于晋, 晋文公欲向卫成公借道被拒, 文公改道从南河渡而救宋。从卫国征发军队, 卫大夫欲许, 成公不肯。卫大夫元咺攻成公, 成公出奔。后晋文公伐卫, 分其地予宋, 成公逃往陈国。(详见《史记·卫康叔

世家》<sup>[2]</sup>) 据《国语》记载, 鲁僖公二十八年, 晋文公于“践土之会”后在温会盟, 执卫成公归周。僖公三十年, 文公欲使医毒死卫成公, 成公买通医人, 使减轻药量而逃过一劫。鲁大夫臧文仲趁机说服僖公替卫成公求情, 结果僖公“行玉二十穀, 乃免卫侯。”韦昭注引《左传·僖公三十年》曰: “晋侯使医衍鸩卫侯。宁俞(卫大夫)货医, 使薄其鸩, 不死。公为之请, 纳玉于王与晋侯, 皆十穀, 王许之。秋, 乃释卫侯。”<sup>[3]</sup>因事件发生于温地, 乃常何祖上所居之处, 故用此典。

赵君藏宝: 典出《史记·赵世家》, 记赵简子废立太子事: “赵简子乃告诸子曰: ‘吾藏宝符于常山中, 先得者赏’。诸子驰之常山上, 求, 无所得。毋卹还, 曰: ‘已得符矣’。简子曰: ‘奏之。’毋卹曰: ‘从常山上临代, 代可取也。’简子于是知毋卹果贤, 乃废太子伯鲁, 而以毋卹为太子”<sup>[4]</sup>。又见唐徐坚所撰《初学记》卷五《地理上·恒山第六·事对》<sup>[5]</sup>。元代诗人刘因《白沟》一诗有: “宝符藏山自可攻,

收稿日期: 2010-12-30

作者简介: 任伟 (1973-), 男, 甘肃张掖人, 河西学院文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古典文学和敦煌文献研究。

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之句，用此典故<sup>[6]</sup>。此处说“华宗攸启”，可能指常氏先祖在赵为贵，因史料匮乏，待考。

按：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邓文宽先生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一卷发表《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校注》一文，对此这样说：出典俟详。可能与常氏得姓之典有关。接着解释：据《通志·氏族略》载，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分封其弟、文王之子于康国，世称“康叔”。武庚叛乱被平定后，康叔又被转封为原商朝都城周围的京畿之地，建立了卫国。后康叔又分封其子于常邑（今山东滕州市东南），此后便为常氏。唐时卫州在浚仪之北，故用此典<sup>[7]</sup>。愚按：先生此处有误。考墓碑文本，前文云：“其先居河内温县，迺祖游陈留之境，因徙家焉，今为汴州浚仪人也”。考诸史书，温县和陈留二地均不见常氏得名之载，且邓先生自己也认为，常氏之得名来自康叔分封其子于常邑，而常邑实为今山东滕州一带，与河南温县、陈留无涉，故此处当指其祖迁居之地甚明。又据《元和郡县图志》，浚仪“本汉旧县，属陈留郡。故大梁也。魏惠王自安邑徙此，因浚水为名。后魏于此置梁州，周宣帝改为汴州，县属之。隋大业二年废汴州，改属郑州，武德四年于此重置汴州，以县属焉。”<sup>[8]</sup>

天成厥壤，允姓曾居 P.4640《阴处士碑》(33)

允姓曾居：此典并见于 P.4660《敦煌阴处士邈真赞并序》(154)，P.4638《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238)，邓文宽先生有《敦煌写本〈阴处士碑〉校注》载于2010年《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对此解为：“允，语助词，无实际意义”<sup>[9]</sup>。按：邓先生此处有误。郑炳林先生在《敦煌碑铭赞辑释》一书中即曾对此加注：《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沙州“古戎地也，《左传》所谓‘戎，居于瓜州’，注云‘在今敦煌’是也。”<sup>[10]</sup>另，《广弘明集·辨惑篇》载南朝梁荀济《论佛教表》引《汉书·西域传》

曰：“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sup>[11]</sup>，但翻检今天《汉书·西域传》不见此句，不知是否依据别的版本。又：《水经注》卷四“三危山”条引《春秋传》语，又云：“杜林曰：‘燉煌，古瓜州也……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sup>[12]</sup>可见，此处“允姓曾居”乃是指敦煌远古曾为允姓之戎所居，“允”并非语助词。

虚弦落雁，射比冯蒙 P.4640《康使君邈真赞并序》(151)

虚弦落雁：典出《战国策·楚策四》，赵国使者魏加游说楚春申君，以射为喻：“异日者，更羸与魏王处京台之下，仰见飞鸟。更羸谓魏王曰：‘臣为王引弓虚发而下鸟。’魏王曰：‘然则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间，雁从东方来，更羸以虚发而下之。魏王曰：‘然则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对曰：‘其飞徐而鸣悲。飞徐者，故疮痛也，鸣悲者，久失群也，故疮未息而惊心未去也。闻弦鸣，引而高飞，故疮陨也。’”<sup>[13]</sup>此典屡见宋人诗词作品，如陆游诗《书斋壁》：“自笑为农行没世，尚如惊雁落空弦”和《杂兴四首》之三：“空弦可落雁，此事盖自昔”<sup>[14]</sup>、辛弃疾《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时响空弦”<sup>[15]</sup>。

射比冯蒙：“冯蒙”一词，郑先生解为：“冯豹、蒙恬”，并指出陈祚龙录作“逢蒙，误”<sup>[16]</sup>。但考诸史书，冯豹事迹见于《后汉书》本传，其人为东汉名儒，传文说其“长好儒学，以《诗》、《春秋》教丽山下，乡里之语曰：‘道德彬彬冯仲文’……举孝廉，拜尚书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报，常俯伏省合，或从昏至明……拜河西副校尉，迁武威太守，视事二年，河西称之，复征入为尚书，永元十四年，卒于官”。<sup>[17]</sup>蒙恬则为秦时名将，《史记》有传，记其抗匈奴、筑长城，然不见有其善射的记述。赞文此处用典意在以古之善射之人喻指康使君射技高超，更羸善射已如前述。逢蒙

其人，文献也有记载，如《荀子·王霸篇》：“羿、逢门者，善服射者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羿、逢门也”，王先谦注云：“逢门，即逢蒙，学射于羿”<sup>[18]</sup>。《孟子·离娄下》也说“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清人焦循在此条下注引《史记·龟策列传》裴驷集解和《淮南子·原道训》有：“羿名善射，不如雄渠逢门”、“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也”，并引高诱注云：“羿，故诸侯有穷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发百中。”<sup>[19]</sup>可见，此处当为“逢蒙”，陈祚龙先生据以校改是适当的。

玩周象于三绝，期齐卿于五世 P.2640《常何墓碑》(1)

周象：即《周易》，传说文王被商纣拘于羑里而作，因有“文王拘而演易”之说，又因该书以阴阳二爻组合而成的“乾坤震艮巽兑坎离”八种基本卦象加以演变，遂成六十四卦，来概括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及其发展变化，“以象寓意”或者说“立象尽意”，故称作“周象”，也作“易象”，如陆游诗《杂兴十首》其十：“周公述易象，所以贵幽贞”<sup>[20]</sup>。也有庖牺氏（伏羲）创易之说，如《易·系辞下》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sup>[21]</sup>即认为是伏羲根据天地间阴阳变化之理，创造了八卦。

三绝：典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sup>[22]</sup>

按：邓文宽先生于此典解为：周象，周天星象。古指天文气象之学。三绝：集于一人或一时的三种卓绝技能或别的显著特色，历代所说有别。如晋朝顾恺之的才、画、痴为“三绝”。<sup>[23]</sup>愚按：邓先生此处有误。原文曰：“（常何）祖岑，齐殿中司马，风仪秀整，器宇冲深，叶大逊之高情，苞嗣宗之远识；缙绅钦其重

价，士友慕其芳规。栖息林泉，放旷琴酒；学优运否，材充位屈。玩周象于三绝，期齐卿于五世。”<sup>[24]</sup>这里说常何祖父常岑才高位卑、未得重用。此典“周象”和“齐卿”相对，“齐卿”既指辅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前面的“周象”也就不难理解为崇尚进取的儒家之术了。实际上从语法关系上二句可以看成是一个流水对，“玩周象于三绝”即是为了“期齐卿于五世”。个人浅见，尚祈方家教正。

鹤树枝崩 P.4640《梁僧政邈真赞》(198)

鹤树：即鹤林，也作“鹄林”、“双林”、“双树”。见《佛学大辞典》：“释尊于娑罗树间入灭时，树一时开花，林色变白，如鹤之群居，故云鹤林”。并引《涅槃经》：“尔时，拘尸那城娑罗树林，其林变白犹如白鹤。”<sup>[25]</sup>后亦指佛寺或佛寺周围的丛林，代指佛门。敦煌文书中时见用例，如：P.4660《宋志贞律伯彩真赞》：“魄瘞双林，魂随识驾”（185）、P.3726《释门都法律杜和尚写真赞》：“不祥瑞应，双树枝崩”（221）、P.2807《七月十五日夏终设斋文》：“虽则焰光力地，隐耀双林。”<sup>[26]</sup>

奄却青眼，谁当白眉 P.4660《沙州缙门三学法主李和尚写真赞》(212)

青眼：典出《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怪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sup>[27]</sup>后以“青眼”表示对人的喜爱或重视、尊重，如成语“青眼有加”。古诗词中也见，如唐杜甫诗《短歌行赠王郎司直》：“欲向何门跼珠履，仲宣楼头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sup>[28]</sup>。

白眉：典出《三国志·蜀书·马良传》：“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也。兄弟五人，并有才名，乡里为之谚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称之。”<sup>[29]</sup>后用以喻指兄弟或同辈中的佼佼者，也可用来泛指才华出众者。在敦煌碑铭赞文中时见，如P.4640《先代

小吴和尚赞》：“处众有异，当代白眉”（89）、P.4660《宋志贞律伯彩真赞》：“释氏白眉，俗中驄马”（185）。

奈悬蛇兮遭疾，何梦奠兮来迁 P.4660《索法律智岳邈真赞》（170）

悬蛇：此即“杯弓蛇影”一典，出自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怪神·世间多有见怪惊怖以自伤者》。原书云：“予之祖父郴为汲令，以夏至日诣见主簿杜宣，赐酒。时北壁上有悬赤弩，照于杯，形如蛇。宣畏恶之，然不敢不饮。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损饮食，大用羸露，攻治万端，不为愈。后郴因事过至宣家，窥视，问其变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郴还听事，思惟良久，顾见悬弩，必是也。则使门下史将铃下侍徐扶辇载宣，于故处设酒，杯中故复有蛇。因谓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意遂解，其夷怪，由是廖平，官至尚书，历四郡，有威名焉”<sup>[30]</sup>。《晋书·乐广传》亦载：“（乐广）尝有亲客，久阔不复来，广问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赐酒，方欲饮，见杯中有蛇，意甚恶之，既饮而疾’。于时河南听事壁上有角，漆画作蛇。广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复置酒于前处，谓客曰：‘酒中复有所见不？’答曰：‘所见如初’。广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疴顿愈”<sup>[31]</sup>。《汉语大词典》有收，解为：后因以“杯弓蛇影”比喻疑神疑鬼，自相惊扰。<sup>[32]</sup>后由此演变出“悬蛇”一词，为诗人所用。如唐代苏颋《蜀城哭台州乐安少府》诗句：“可叹悬蛇疾，先贻问鵬灾。”<sup>[33]</sup>

按：《兰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登载杨晓宇《敦煌碑铭赞词语诂解》一文<sup>[34]</sup>，收“悬蛇”一词，因《汉语大词典》、《辞源》均失收该词，故再补充一点，该词本有“悬垂”义，诗句中也常见用为本义的，如唐代柳宗元《寄韦珩》：“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麻兰高。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sup>[35]</sup>、明卢若腾《东都行》诗中：“灌木蔽人视，蔓草幂人行。木杪悬蛇爬，草根穴狸鼯。毒虫同

寝处，瘴泉供饘烹”<sup>[36]</sup>都以“悬蛇”一词渲染当地环境的险恶。再如清钱谦益《留题水阁三十绝句》其二十二：“龙子千金不治贫，处方先许别君臣。悬蛇欲疗苍生病，何限刳肠半腐人”<sup>[37]</sup>，讲名医孙思邈、华佗事，也是用本义。

梦奠：典出《礼记·檀弓上》：“夫子（孔子）曰：‘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殁”。<sup>[38]</sup>后因以“梦奠”指死亡，和“悬蛇”一典敦煌碑铭赞文中屡见。如P.4660《康使君邈真赞并序》：“悬蛇遭疾，梦奠云薨”（151）、S.530《大唐沙州释门索法律义辩和尚修功德记碑》：“悬蛇之疾俄侵”（90）、P.4660《金光明寺索法律邈真赞并序》：“奈何梦奠，交祸所钟”（108）、P.4660《勾当三窟僧政曹公邈真赞》：“忽遭悬蛇之疾，俄惊梦奠之凶”（110）。

驱乌慕道，应法投缙 P.4660《都僧统唐悟真邈真赞并序》（116）

驱乌：驱赶乌鸦，语出佛典。即“驱乌沙弥”，佛学中三沙弥之一，又称逐蝇沙弥。《佛学大辞典》释：自七岁至十三岁之沙弥也。能驱逐乌鸟不使夺食之义。四分律三十四曰：‘尔时阿难有檀越家死尽，唯有一小儿在，将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佛知而故问：此是何等小儿？阿难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言：何故不度令出家？答言：世尊先有制，不得度减年十二者，是以不度。佛问阿难：此小儿能驱乌，能持戒，能一食不？若能如是者，听令出家。阿难报言：此小儿能驱乌，能持戒，能一食。佛告阿难：若此小儿，尽能尔者，听度令出家。’<sup>[39]</sup>后因指幼年出家为僧。敦煌碑铭赞文偶见，如P.4660《阴法律邈真赞并序》有：“驱乌落发，弱冠进具”（142）、P.3630《阎会恩和尚邈真赞并序》：“驱乌俊义，智亚童儿”（410）。

投缙：缙，缙衣。佛门弟子常穿黑色僧衣，故称。后指皈依释迦，亦指佛门。敦煌碑铭赞



文中习见,如:P.4660《张僧政邈真赞》:“早岁披缁,能攻妙理”(156)、P.4640《李僧录赞》:“万代传芳,缁徒拔燧”(78)、P.4660《都僧政曹僧政邈真赞》:“厌世喧华,预投缁列”(112)、P.4660《阴法律邈真赞并序》:“释教栋梁,缁门石柱”(142)、P.4660《索义辩和尚邈真赞》:“应法从师,披缁离俗”(180)。

秀丽越于西施,雅操过于南蜀 P.4638《曹夫人宋氏邈真赞并序》(225)

西施:古之美女。典籍有记,世所熟知,此不赘述。

南蜀:此处颇费解。考诸载籍,尚未见到蜀地有名闻天下的贞女贤妇,可能指巴蜀之风重视忠孝、贤士贞女多出其中。据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有一段论述,兹照录如下:“蜀自汉兴至乎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生,感于帝思。于是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玉帛戈戈乎梁、益之乡。而西秀彦盛,或龙飞紫阁,允陟璿玑,或盘桓利居,经纶皓素。故司马相如耀文上京,杨子云齐圣广渊,严君平经德秉哲,王子渊才高名隼,李仲元湛然岳立,林翁孺训诰玄远,何君公谟明弼谐,王延世着勋河平。其次,杨壮、何显、得意之徒恂恂焉。斯盖华岷之灵标,江汉之精华也。故益州刺史王褒悦之,命王褒作《中和颂》,令胄子作《鹿鸣》声歌之,以上孝宣帝。帝曰:‘此盛德之事,朕何以堪之。’即拜为郎。降及建武以后,爱迄灵献,文化弥纯,道德弥臻。赵志伯三迁台衡,子柔兄弟相继元辅,司空张公宣融皇极,太常仲经为‘天下材英’,广陵太守张文纪号‘天下整理’,武陵太守杜伯持,能决天下所疑,王稚子震名华夏,常茂尼流芳京尹。其次,张俊、秦宓英辩博通,董扶、杨厚究知天文,任定祖训徒,同风洙泗。其孝悌则有姜诗感物寤灵,禽坚精动殊俗,隗通石横中流,吴顺赤乌来巢。其忠贞,则王皓陨身不倾,朱遵绊马必死,王累悬颈州门,张任守节故主。

其淑媛,则有元常、纪常、程玦及吴几先绪、郗之二姚、殷氏贞女、赵公夫人。自时厥后,龙宗有鳞,凤集有翼,搢绅邵右之畴比肩而进,世载其美。是以四方述作,有志者莫不仰其高风,范其遗则,擅名八区,为世师表矣。其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咏述。虽鲁之咏洙泗,齐之礼稷下,未足尚也。故汉征八士,蜀有四焉”。<sup>[40]</sup>此处用典似喻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夫人宋氏貌比西施,操守高洁,堪比南蜀贤士贞女,尚不确定,待考。

戒行细微,鹅珠谨护 P.4660《沙州释门都教授炫阁梨赞并序》(206)

鹅珠:佛典。《佛学大辞典》释义:(传说)大庄严经论十一说:昔有一比丘,乞食至穿珠家,立于门。时彼珠师,为国王穿摩尼珠。为比丘入舍取食间,鹅鸟来,含其珠,珠师还来不见珠。疑比丘而责之。比丘恐杀鹅取珠,说偈讽之,不听。遂缚比丘,大加棒打,耳眼口鼻尽出血。时彼鹅来食血。珠师嗔,打杀鹅。比丘见而懊恼。说偈曰:菩萨往昔时,舍身以救鹄。我亦作此意,舍身欲代鹅。由汝杀鹅故,心愿不满足。尔时珠师开鹅腹视之,有珠。乃举声号哭。语比丘言:汝护鹅命不惜身,使我作此非法事。天台霞标二光定戒牒曰:乞食沙门,显鹅珠于死后,贼缚比丘脱草系于王游。<sup>[41]</sup>后因以喻指佛门持戒、修行。此典碑铭赞文多用,如P.4660《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心游物外,鹅珠去邪”(172)、P.4640《张潜建和尚修龛功德记》:“护鹅珠而无玷”(83)、P.4660《阴法律邈真赞并序》:“人称草系,鹅珠尚护”(142)、P.4660《索法律智岳邈真赞》:“鹅珠谨护,浮囊盖全”(170)、P.2991《张灵俊和尚写真赞并序》:“鹅珠未比于才公”(323)、P.3630《阎会恩和尚邈真赞并序》:“冰冰戒月,皎皎鹅珠”(410)。

敦煌写本碑铭赞文中大量典故的应用,不仅收到以简驭繁、言简意赅之效,使赞文更加精练,意韵深远,同时也大大丰富了诗文典故

及语汇，对于晚唐五代敦煌文学的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整理考释这些内容，对于更好地学习研究敦煌文献，无疑也是不可或缺的工作。

#### 参考文献：

- [1] 郑炳林. 敦煌碑铭赞辑释 [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
- [2] [汉]司马迁. 史记·卫康叔世家 [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 徐元诰. 国语集解 [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4] [汉]司马迁. 史记·赵世家 [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5] [唐]徐坚. 初学记 [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6] 游国恩，等主编. 中国文学史（第三册）[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 [7]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一卷）[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8] [唐]李吉甫；贺次君点校. 元和郡图志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9]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 [10] 郑炳林. 敦煌碑铭赞辑释 [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
- [11] 李聚宝. 允戎不是塞种 [J]. 敦煌研究，1987.
- [12] [北魏]酈道元撰. 陈桥驿校释. 水经注校释 [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 [13] [西汉]刘向集录. 战国策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14] [南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 剑南诗稿校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15] [南宋]辛弃疾著；邓广铭笺注. 稼轩词编年笺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16] 郑炳林. 敦煌碑铭赞辑释 [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
- [17]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注. 后汉书·冯衍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8]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 [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9]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 孟子正义 [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0] [南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 剑南诗稿校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21] 周振甫. 周易译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 [22] [汉]司马迁. 史记·孔子世家 [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3]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编.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一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24] 郑炳林. 敦煌碑铭赞辑释 [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
- [25] 丁福保. 佛学大辞典 [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 [26] 郑炳林. 敦煌碑铭赞辑释 [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
- [27] [唐]房玄龄. 晋书·阮籍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8] [清]彭定求等编. 全唐诗（卷二百二十）[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 [29] [西晋]陈寿；著. [南朝宋]裴松之注. 三国志·蜀志·马良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0] [东汉]应劭著；王利器校注. 风俗通义 [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31] [唐]房玄龄. 晋书·乐广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2] 罗竹风主编. 汉语大词典（第四卷）[M]. 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
- [33] [清]彭定求，等编. 全唐诗（卷七十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 [34] 杨晓宇. 敦煌碑铭赞词语诂解 [M]. 兰州：

-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 [35] [清]彭定求, 等编. 全唐诗(卷三百五十一)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36] 陈碧笙. 台湾地方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 [37] [清]钱谦益著; 钱仲联标校. 牧斋有学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38] [清]孙希旦撰; 沈啸寰, 王星贤点校. 礼记集解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39] 丁福保. 佛学大辞典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 [40] [东晋] 常璩撰; 刘琳校注. 华阳国志校注 [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4.
- [41] 丁福保. 佛学大辞典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 Annotations of the Literary Quotations Among the Epitaph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Ren Wei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Hexi University, Zhangye 734000, Gansu)

Abstract: Many epitaphs have been found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In recent years, many experts have collected and collated the documents, and they have also gained plenty achievements during the research. However,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ollate and decipher the literary quotations as some of the documents are concerned with parallel proeses, especially literary quotations of Buddhism, which are unfamiliar to many researchers and make it greatly difficult for them to improve their studies. Therefore, the author just wants to have a try in this aspect by referring to the Buddhist,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heritages in spite of his superficiality.

Key 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epitaphs; allusion; annotations

[责任编辑: 朱耀善]